

【日】中河与一著

冯 度译



美貌有罪

【 附 录 】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美 术 考 试



美貌有罪

中國文联出版社

《天上的葫芦花》根据日本新潮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五十八次印刷出版的《天の夕顔》一书译出

《善哉府第的家法》和《美貌有罪》从日本宝文馆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足と烟草》一书中译出

美 貌 有 罪

〔日〕 中河与一著 冯 度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福建中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375印张 118千字 2幅页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福建第1次印刷

印数: 1—47,800册

统一书号: 10355·818

定价: 1.10元

著 者 序

听说《天上的葫芦花》、《蔷薇府第的家法》、《美貌有罪》的中文译本由冯度先生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这本拙作，是否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尚未可知。

不过，法国的《窝古》杂志和《鲁·蒙多》、《法兰西·索瓦尔》等报纸，都曾以相当的篇幅对拙作小说作了评介。

在这中译本之前，我早年就曾听说北京的方纪生先生以《天上人间》为题名译出《天上的葫芦花》，一九四四年由周海波先生导演，女明星秀燕芳女士主演搬上银幕，但后来是否有出版和上映，情况不明，我想大家可能多少有所了解。

这一次又由冯度先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这部小说，我所设计的主题，是想把一种为了纯洁的爱情而作出的艰忍、勇敢、决断而为现代人正将丧失的性格再现出来。

我的亲友佐井义久画家夫妇是冯度先生的同学，因而得悉冯度先生早年曾在东京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当时曾和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先生有过交往，近年来又曾先后翻译出版了菊池宽先生的《新珠》、《结婚二重奏》、《第二次接吻》、《珍珠夫人》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影响，是一位优秀

的文艺翻译工作者。我期望着他的译本能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

冯度先生给我来信，有着一段很巧的缘份。日本林业技术协会会长猪野旷先生，最近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前往福州的火车上，偶然结识了冯度先生的亲友居新先生。到达福州后，由居新先生介绍，他们见了面，谈起已译出我的小说，他才知道猪野旷先生原来是我的亲家，就由猪野旷先生把他的信带来给我。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

有劳冯度先生把我的小说译成中文，并承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谨此深表谢忱，并遥祝中译本成功。

中河与一

一九八六年春于东京

译 者 的 话

中河与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一八九七年生于香川县，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系。很早就在《日光》杂志崭露头角，一九二二年发表诗歌集《闪光的波涛》；一九二三年加入菊池宽创办的《文艺春秋》杂志社；一九二四年加入《文艺时代》杂志社，和横光利一、川端康成齐名，成为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得力的一员；同年发表《刺绣的蔬菜》，翌年发表《上午杀人》和《冰封的舞场》等（均小说，下同）。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他提倡形式主义艺术论。其后创办《新科学的文艺》杂志，主张偶然文学论和非合理的美学。一九三五年发表的《爱恋无限》获第一届透谷文学奖。一九三八年发表《天上的葫芦花》，作为纯洁的恋爱小说曾风行一时。一九三九年他主编的《文艺世纪》杂志，曾有过倾向于军国主义权力的言论。后来有所醒悟，发表了《蔷薇府第的家法》。一九五〇年发表《失业的庭院》。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发表以文学家谷崎润一郎为模特儿而写的《探美之夜》。一九六〇年由角川书店出版了《中河与一全集》，共十二卷。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具有装饰味和神经质的作风，他文笔的异国情调为文坛所瞩目。

中河与一先生今年已八十八高龄，仍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目前正撰写自传。他晚年极愿望中日友好，希望把他的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天上的葫芦花》是描绘一对青年的苦恋。龙口年方二十一，在大学念书时和房东的女儿秋子相爱。秋子二十八岁，已婚，并有儿子。秋子决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克制自己的感情。龙口亦深知不应违背社会道德，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人心里十分矛盾苦闷，真个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三十多年的长相思，待到相约的日期来临时，秋子却与世长辞了。秋子生前喜欢葫芦花，龙口悲痛之余把焰火葫芦花发射到天上去，以慰秋子在天之灵。

这部小说先后印刷五十八次，发行四十五万册，被公认为中河与一的代表作。曾在英、美、法、德、西班牙等国翻译出版。法国阿尔培尔·卡苗评介说：“被那种坚毅谨慎的特质所打动。”日本文坛老前辈永井荷风曾赞誉说：“是可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相匹敌的名作。”

《蔷薇府第的家法》是描述一对青年纯真的恋爱活活被封建家庭扼杀的悲剧。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战时，社会等级界限混淆了；战后，森严的等级观念又复活了。着重指出了日本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东方式封建主义色彩。

《美貌有罪》写一个银行职员，经他的上司介绍，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结婚。不料妻子在临结婚前被这个介绍人强奸而不敢声张。生下一女不知是谁的，丈夫一直被蒙在鼓里。妻子病危住院，作为临终忏悔，向她最亲密的女友坦白了这一隐

私。谁知病情突然好转，出院后丈夫得知此事，痛苦万分。妻子在第二胎时难产死去，丈夫带着第一个女儿隐居乡下，把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酷似妻子，正担心她将得到和她母亲同样的厄运时，她已跟着一个青年离开他而去了。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美貌是有罪的吗？美貌是众人所爱的，而爱情却是自私的。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红颜多薄命”呢？

《天上的葫芦花》是从日本新潮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五十八次印刷出版的《天の夕顔》一书译出；《蔷薇府第的家法》和《美貌有罪》是从日本宝文馆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足と烟草》一书中译出。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对著者的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小说，尤其是一些俳句诗，译文难尽其意味，错谬不免，敬希指正。

承蒙著者中河与一先生不弃，际此高龄，仍在百忙中特为此译本作序，不胜荣幸，良深感激。本书译文承蒙陈倡白同志予以润色，并此致谢。

冯 度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福州

目 次

著 者 序..... (1)

译 者 的 话..... (3)

天 上 的 葫 芦 花..... (1)

薔薇府第的家法..... (64)

美 貌 有 罪..... (129)

天上的葫芦花

第一章

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很难相信的吧。要让人相信，这在现代人来说，是多么困难啊！这一点，我也充分了解。尽管如此，可是竟有人最强烈地、热情地相信着一件最难以相信的事情，这种近乎狂热的现象，我很想请大家给予判断。

我为了一个梦想，豁出了我的一生，所以说起来，我出生到这世上来的意义，似乎就是始终贯彻着、怀抱着这个虚幻无常的但对我却是热切的愿望。恐怕人家会说我太傻，也许会摇摇头笑我白费心机，这就是现代。但是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活在现代，就好象孤独地走在最难堪的道路上。

我第一次遇见她，是我还在京都的大学走读的时候。那时候，我看见她的身影，那还是背影，常常乍一看见就又看不见了。虽然并不觉得她怎么特别漂亮。她是什么人呢？是谁的什么人呢？在我租住的普通人家的房间对面等等一些地方，一看见她，我就常常这么想。

过了不久，我才了解到她是这房东的女儿，现在已经结了婚，成了某某人的夫人了。

有一天早上，她来到我的房间向我打招呼，说她的丈夫到

外国去了，又说恐怕她要失去唯一的亲人——她的母亲。她谈了这些话以后就回去了。我觉得她有些悲伤的心事好象要向我诉说。

我知道，她的母亲，也就是房东，已住进了医院，但病情这么严重，我却一直不知道。

没多久，她母亲去世了。她穿着黑色的孝服，哭哭啼啼地去送葬。我觉得这一切有点难以理解。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好象一桩连接一桩，在短短的时间里都发生了。

在守灵那天夜里，我去和她一起通宵守夜。她有个孩子。那天晚上，在夜深以后，孩子把头靠在坐垫上，就那样睡着了。她的婶婶看到了，就另外再拿来一个坐垫，盖在那孩子的小小的身体上，那孩子就真的象一个馒头似的，我看来觉得更加可怜。

到了做七七四十九那天，说是请人来念观音经，希望我也去参加，所以我就去了。但是象我这种人，在那种场合是不会感到合适的，我坐了一会就回来了。可接着就送来了供果点心，还有一封信。虽然是带有礼节性的信，可她的文笔非常流畅。她在信里说我不比一般的外人，在她母亲住院时曾去探望过，前些天和这几天，各方面的事情都帮忙照料，对我表示感谢。

那时，我已从那房子搬了出来，迁居到神乐丘附近我的一个熟人家里。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对这封只看了一遍的信，我却感到非常高兴。也许我做了一些单纯的好事，但后来才想到，实在是再也没有象做了这些事情那样更容易使可怕的恶魔老是潜伏在自己的背后。

我立即写了回信，对她悲伤的心情等等，作了诸多的劝慰。

接着，她又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上写着，母亲在生前经常称赞你，为了连贯地追念母亲的往事，很想前往你处拜访，再和你见面谈谈。

可是，我们并没有见面。我和朋友们时常谈到颓废，而其实具有足够的执拗的力量抗拒颓废。我们就是这样的青年。那时，由于某种机缘，我通过邮递从她那里借过一本书。我是学天体物理的学生，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对那时的我来说，作为一种爱好，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比妇女所喜爱的文学那样更使我深深地感到美妙的了。

那是一本翻译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往下读的时候，我刚好读到安娜从雪国的火车上下来，和渥伦斯基那种不幸的，但是在这世界上充满着最大的喜悦的相见——就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书上夹着一张小小的名片。

这其实不能说是名片，也许说它不过是一张小纸片倒更好些。可是在这张名片裁成半边的细长的纸片上，随便一看，就看到写着一行小小的字：“我时刻只希望着和他相见。”

虽然并不是写明给我看的，可是我把这小纸片看了好多遍、好多遍。

同样，在第二次向她借来的《包法利夫人》那部书里，也夹着这样一张书签，上面写着高内侍的一首诗歌：

相期永不忘，
前途多艰辛；
唯其在今日，
生命共与尽。

她这是给谁的？或者是谁给她的？还是她给我的？考虑来考虑去，我认为至少这不是给我的，这一点是确实的。认为这

不是给任何人的，就最妥当。何止如此，虽然说不知给谁的，可是倒不如说写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一想到这，就更加深切地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而且我也甚至想在这张书签的背面写上些什么，也不写明给谁的。

这种状态，就这样保持着。我因为有一些别的不痛快的事，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给她。

可这么一来，她倒来信了。信上说，不知道在两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隔阂，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你讲清楚。两人之间，不管有任何疙瘩在心里，都是无法忍受的。

这封信的意思，我真不知怎么解释才好，叫人难以理解。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信反过来问她，希望她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接着，她写来了一封回信说：“那么，就到你这里来，到时见了面谈吧。”

正好是六月底，在绿叶丛中呈现了小小的红色石榴花，也正是我忙着准备考试的时候，她说是刚从王禅寺回来，就顺路来看我。王禅寺是她曾参禅过的地方，又是她最近寄存母亲骨灰的地方。

很不凑巧，是在我吃晚饭的时候，要是谈那些话，她的心神似乎有点不安定。她就说，在房间里等我的时候，要我借本书给她看。记得当时我说，给本什么书呢？虽然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拿了一本儿童文学书给她。

我吃完饭跑过去的时候，她很高兴地站了起来，重新向我打招呼，然后坐了下来。可那时她的脸很苍白，我感到有点奇怪。

“你的脸色很苍白啊。”

我这么一说，她为了解释，停了一会才说：

“我，把一颗红宝石给丢了，在刚才回来的路上。”

“真可惜呀！”

“不过，这种事没什么。”

然后，她拿出一篮子樱桃来，说是带来的土产。她一边谈话，一边反复地把手绢卷来卷去揉来揉去，而那一天她告诉了我，我才明白她结婚后虽然不是不幸福，但是她丈夫出洋去了。丈夫走了以后第二天，她正收拾东西，忽然看到丈夫的日记。在日记上写着，她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至今还在追着他，他想要摆脱这种苦恼，才要到外国去的。

这么说来，也可以认为那是她丈夫对她的一种爱情的表示，可是那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对这个问题感到很苦恼。尽管说她丈夫到外国去了，可是只要一触及这个问题，可能他就感到很痛苦，因此连一封回信也不寄来。虽然这么说，可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她现在还是决心要爱丈夫，而且又有了孩子。不管丈夫多久才从外国回来，她说在心里还是决定等待她丈夫。

就是在这种时候，碰巧遇见了我。但是她把我当弟弟一样地和我交往。这就如同姐姐和弟弟一样地亲近，她就感到非常幸福。可是她说，当她一想到，如果爱上了我呢？她就不能不感到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她很费力地说：“现在，这样还可以，可要是进一步继续来往，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立场，那我是很痛苦的。所以今天是来告别的。”

“你说什么？”

我对她突然宣告的这个结论，连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直率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是没有这种心意要打算谈恋爱的。”

“可是……”

“我从来就认为这是一种友情。所以就按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绝不会有什麼危险的。”

我对她所说的今天是来告别的这最后一句话，真有点着慌。

“可是，我是下了决心才来的。”

“……”

“……”

“那么，你是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再也不见面啦？”

“我是这样想才来的。”

她隔着桌子端庄地坐着，她身上似乎呈现出一种威严。我被她那种坚强的决心所压倒，已经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

这是我和她相识以后，第一次被她甩掉。

然而，就是为了这，命运让我至今二十多年还一直在思念着她。我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豁了出去，这怎么说好呢？我思念她的心，现在还拖着这条难以咽气的命而活着。

那天已经天黑了，我们头一回肩并肩地一起在路上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啦，心情变成这样，不由得感到大惑不解。不过，我自己是极力保持冷静的。

想到既然和这么好的女人结了婚而又要爱别的女人这种男人的心理，我感到这是难以理解的。那时，她突然对我说：

“你个子好高大呀！”

这句话本来是没什么别的意思的，但是在这句话里，不管这一刻是最初还是最后，看来她想来想去想不通，充满着深沉的悲痛。到了后来，我还是多次想起了这件事。

我忽然看了看她：作为一个女子，她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她的头发还在我的肩膀之下。

走到了熊野神社前边，刚好电车来了，她就从前头上了车。

在电车开动之前，我一直看着她，她那火焰般的眼睛也在看着我。电车很快就开了，她同时深深地向我鞠躬。没多久，电车一拐弯，就看不见她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她寄来一封折迭式的信。信里写着：

“……我昏昏沉沉地上了电车，就那样从七条站被摇摇晃晃地带到岛原那边去了。好容易到了站，照了照镜子，看到了自己的脸，苍白得连自己也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回到神户家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本来不想把那些事对你说的，可是我现在全都告诉你了。真的，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倾注满腔的热情爱上了你。我到现在已二十八岁了，可象你这样的青年，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对你说了那些话，请你原谅。我起初看到你，脚步有点乱了，总是想到要立即警惕自己，可是自己却首先垮了下来。不仅如此，而且平素就嘲笑自己这种不自然的感情，到如今对自己的单纯感到羞耻。我觉得我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丈夫，现在似乎又失去了友情而无可奈何。我那时向你借书，也是为了掩饰自己心里的激动。而且我脸色发青，也绝不是因为丢失了红宝石，而是为向你说出最后的告别使我那样的悲伤。我多么想克制自己啊！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的心恢复了冷静，我真不知多么想永远保持我们美好的友情而不至于伤害你，而且我自己也要贯彻起初的想法，作为一个贤妻良母而活下去。但全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在今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它，说不定会